

名著名译插图本·精华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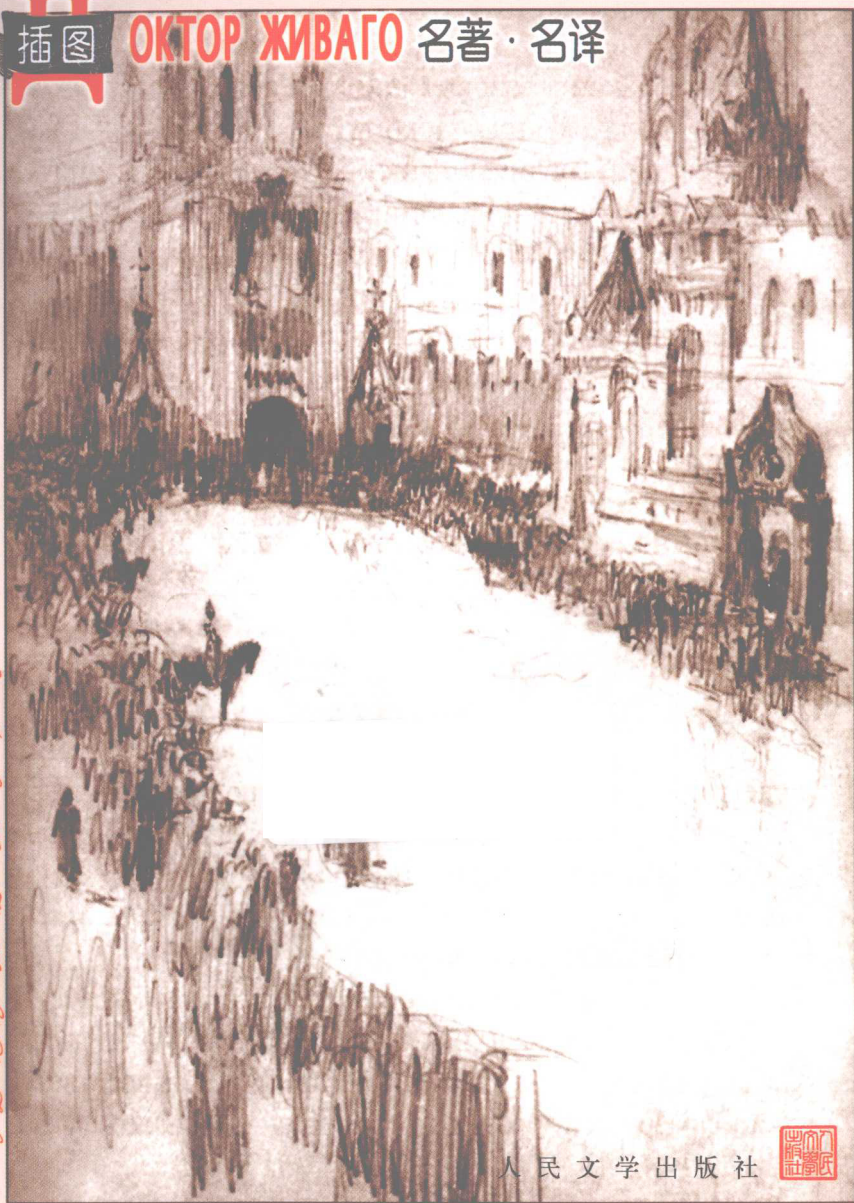
日瓦戈医生

〔苏联〕鲍·帕斯捷尔纳克 著

插图

ОКТОР ЖИВАГО 名著·名译

Long House Book Wang Shu Wang Ye Cha Shi Ben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——名著名译插图本·精华版——

日瓦戈医生

〔苏联〕鲍·帕斯捷尔纳克 著
张秉衡 译

—— 人民文学出版社 ——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日瓦戈医生/(苏)帕斯捷尔纳克著;张秉衡译.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(名著名译插图本:精华版)

ISBN 978-7-02-009239-0

I. ①日… II. ①帕…②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苏联
IV. ①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9876 号

责任编辑 温哲仙
装帧设计 何 婷
责任校对 李 雪
责任印制 李 博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大街 166 号
邮政编码 100705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489 千字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印 张 17.875 插页 3
印 数 1—5000
版 次 2013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39-0
定 价 29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出版说明

2003 年以来,我社先后分四辑陆续推出“名著名译插图本”总计 140 种,这些图书一方面以其深厚隽永的内涵、优美流畅的译文和典雅精致的插图博得广大读者的厚爱;另一方面,也有读者认为其规模尚可精练。为此,本着优中选精的原则,我们从中精选出 80 种,组成这套“精华版名著名译插图本”,并增加了精短准确的著译者及作品简介文字,以软精装形式推出,以飨读者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8 年 6 月

帕斯捷尔纳克故居一日行的感悟

——代序

一部文学作品，真正的文学作品，作者必是多有人生之感悟而提笔，所谓“言为心声”，就是这个道理。

译介一部作品，如能直接置身于作者当时的创作与生活环境，亲自体验到作者的某些感悟，会是在原著的文字当中探幽索微，能更深一层领会作品的精髓。然而，得到这样的体验往往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要凭客观的机缘，也要有主观的一点悟性。这样的体验，笔者是在《日瓦戈医生》译稿脱手之后才有幸经受到的，虽已事过多年，但至今记忆犹新。

1990年秋因事去莫斯科，归国前终于找到了瞻仰帕斯捷尔纳克故居的一次机会。九月的莫斯科近郊，本是金秋时节，但连绵的阴雨，遍地的落叶，却是满目的萧瑟。我是搭乘基辅线的电气火车来到别列杰尔金诺小镇的，从车站沿一条林间砂石路蜿蜒走去，不久便到了作家安息的那片属于小镇的公共墓地。这一路行来，渺无人迹，踏着地上潮湿的落叶，循着一排排碑石中间很窄的通道，终于在一道低矮的篱栅内侧看到了那一小方杂草丛生的地块，居中是作家夫妇的墓穴，前面的两块碑石高约一米五左右，帕氏在左，碑面除刻有亡者姓名、生卒年月外，别无其他文字，只在右上角阴镌有作家的一幅头部侧面像，或许是石质原色浅淡，看上去影像不十分清晰。碑下散放着几束像是采来不久的野花，红黄相间，为这寂寥的角落添了些许生气，也传达着人们对帕氏的记忆。

从墓园走出绕过一片原野，在路北侧斜插进去的一个林木葱笼的院落，就是作家的故居。房子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二层别墅式小楼，楼门右侧有一块不久前才挂上去的木牌，写的是“帕斯捷尔纳克博物

馆”。负责照料和接待来访者的是位名叫奥利娅的中年妇女,当她接过我带去当作赠品的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日瓦戈医生》中译本时,原来有些矜持和略显疲倦的面容立即露出了惊喜的笑容,致谢之余再三说要把这个译本作为馆藏珍品保存起来。

帕斯捷尔纳克一家是1939年住进这栋房子的,除了卫国战争时期曾撤退离开过一段时间外,直到1960年辞世,在这里生活了21年。房子上下两层的几个房间,院子里辟出的菜园,院外路南不远处的那片田野,前方稍远一些丘陵上的一座小教堂及其附近的那座墓园,处处都见证了作家生命最后这段艰辛的历程。

小楼总共只有大小七八个房间,上面一层是作家的书房、卧室和一小间起居室,客厅兼餐室以及厨卫设施都在楼下,那里还有一间琴房和一个不小的阳台。各房间的陈设布置都维持帕氏生前原样,相当简朴,未见有什么藏书和书稿之类的物品,只在书房进门的右手边有一书柜,里面都是帕氏不同时期作品的国外译本。

书房朝南的一面是两扇敞亮的窗,我来到窗前向外眺望,不远处正是来时绕过的那片田野,左侧再往前隐约可见丘陵高处的教堂屋顶,离它不远就是小镇的那片墓园。见到这片像是从取景框里望出去的景色,瞬间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,百思不得其解。不过立刻很自然地想起了《日瓦戈的诗作》第一首《哈姆雷特》收尾的那句:“度此一生决非漫步田园。”有的评论家说,这句(指原文)是俄罗斯的民谚,作者顺手拈来而已。但我当时心中却是一动,觉得是不是帕氏后半生那一段蹉跎岁月的经历,使他在经常漫步于斯的这个环境中,触景生情而引发出如此的生与死之联想。

归途中,车厢里几乎空无一人,望着窗外闪过的秋风苦雨中的林木,方才在故居感受到的那种触动,似乎激活了我的思路,让我从帕氏的生活历程当中回味、消化《日瓦戈医生》这部作品,尤其是我译时最感吃力的最后那一章的诗篇。

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晚年以这部长篇小说名声大噪,在文坛及至思想界掀起很大的波澜,但他极端钟爱和成就非凡的还在于诗。他一生写诗、译诗不辍,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他命运的个性气质和情感,也是如诗如歌般的起伏跌宕、真切激扬。因此,帕氏尽管把这部

长篇小说看作是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作品,但在着手之前就曾说:“我要告别对诗歌的酷爱,但我们一定会在这部小说中重逢。”可以说,在帕斯捷尔纳克笔下,散文承载不了他全部的所思所想,也容纳不了他那复杂沉重的情感世界,于是才有了托名于日瓦戈医生的那 25 首诗作。

从故居楼上望去远处的那座小教堂,实实在在地提醒我们不要忘记作家浓厚的宗教情绪。帕斯捷尔纳克是基督教徒,但他是把教义和自己现实的人生理念融合在了一起,把福音书看作是全人类的生存记录。帕氏认为,人人都应该怀有永生不朽的信念,只要能摆脱自我,能担起时代的痛苦,能为他人奉献,就可以做到死而复生。当然,他指的是人的精神。因此,他把《哈姆雷特》列为诗篇的第一首,暗示出主人公将承受的悲剧命运,又把《客西马尼的林园》放到篇末,以基督受难而获再生来隐喻一种生命的价值观。

帕斯捷尔纳克在别列杰尔金诺小镇度过的一生最后的二十几年,内心世界的苦难历程是难以描摹的。由于《日瓦戈医生》的出版而引发的一系列事件,无可抗拒地践踏了他的自尊心,伤害了他的爱国情,扼杀了他的创作力。这些,还只是来自外部世界的困扰,是时代浪潮的冲击,而他身上那么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,又如何能避免不与大环境发生碰撞。陈寅恪先生有一句很发人深思的话:“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,为此文化所化之人,必感苦痛。”应该说,直到帕氏辞世,在故居小楼屋檐下经受的心灵煎熬,主要就是这种无以言说的苦痛,加上炎凉世态的冷落,他只能默默地在孤寂中独自吞咽。

故居的环境给我的触动,也让我重新梳理一次帕氏这一时期内心情感纠结的另外一面。也许应该庆幸的是,处于如此困境中的帕斯捷尔纳克,却在难以求得他人理解乃至受到指责的晚年婚外恋情中,得到了最大的精神支撑。这股力量的源泉,就是《新世界》杂志的编辑奥莉佳·伊温斯卡娅,一位已经离异的中年女士。帕氏和她初识之时,正是他受到作协领导人的批判,往日的一些朋友开始疏离冷淡,而夫人季娜依达忙于社会活动,孤苦无助的帕氏则从伊温斯卡娅那里得到了关爱和体贴,由相互知心而成了生死不渝的恋人。后人有评论说,妻子季娜依达使帕斯捷尔纳克在整个艰难的战争年代及

其后半生备受压抑的境况里始终享有家庭的温暖,而奥莉佳·伊温斯卡娅则给了他燃烧的激情和灵感,成为他晚年创作的诗神。帕斯捷尔纳克与伊温斯卡娅的爱恋,不仅幻化成了小说主人公日瓦戈和拉拉之间发生的故事,而且也为我们解读《日瓦戈诗作》中的许多首优美的作品,提供了依据。

莫斯科郊外别列杰尔金诺作家村的一日行,使我对《日瓦戈医生》这部作品的散文叙述部分和结尾的诗篇,在理解上有了新的整体的感悟,遗憾的是已在译文脱稿并已成书之后,否则译笔可能会更为顺手一些。

本书此次付印,译者拣出早先写就的两篇文字,一件即本文,置于卷首代序;另一件是对本书最后一章诗作的领会,附录于卷末。

两者均系个人管见,内容都与理解这部名作密切关联,可能为读者起些参照作用。不当之处,尚希指正。

译者

2011年3月

主要人物

尤里·安德烈耶维奇·日瓦戈(尤拉、尤罗奇卡)——医生,西伯利亚富商日瓦戈之子。

玛丽亚·尼古拉耶夫娜·日瓦戈——日瓦戈医生之母。

安东宁娜·亚历山德罗夫娜·日瓦戈(冬妮娅、冬妮卡、托涅奇卡)——日瓦戈医生之妻,著名化学教授格罗梅科之女。

亚历山大·亚历山德罗维奇·格罗梅科——日瓦戈医生之岳父。

安娜·伊万诺夫娜·格罗梅科——日瓦戈医生之岳母,西伯利亚企业家克吕格尔之女。

叶夫格拉夫·安德烈耶维奇·日瓦戈——日瓦戈医生同父异母之弟。

尼古拉·尼古拉耶维奇·韦杰尼亚平——日瓦戈医生之舅父。

帕维尔·帕夫洛维奇·安季波夫(帕沙、帕申卡、帕图利亚、帕夫卢什卡、斯特列利尼科夫)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俄军尉官,十月革命后参加红军,成为红军指挥员,战功卓著,后被迫自杀。

帕维尔·费拉蓬特维奇·安季波夫——帕·帕·安季波夫之父,养路工,一九〇五年革命参加者。

拉里莎·费奥多罗夫娜·安季波娃(拉拉、拉罗奇卡)——帕·帕·安季波夫之妻,尤里亚金女教师,女裁缝店主吉沙尔之女。

卡佳(卡坚卡、卡秋莎、卡季卡)——安季波夫和拉拉之女。

奥西普·吉马泽特金诺维奇·加利乌林(尤苏普卡)——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俄军尉官,十月革命后参加捷克军团,指挥干涉军同红军作战,学徒工出身。

吉马泽特金——加利乌林之父,铁路工人大院看门人。

阿韦尔基·斯捷潘诺维奇·米库利钦——克吕格尔的瓦雷金诺领地管家,立宪民主党成员。

利韦里·阿韦尔基耶维奇·米库利钦(利夫卡、列斯内赫同志)——游击纵队领导人,阿·斯·米库利钦之子。

阿格拉费娜·谢韦里诺夫娜·米库利钦娜(谢韦良卡大小姐)——利·阿·米库利钦之生母。

谢韦良卡四姐妹——阿格拉费娜(格拉莎,即利韦里生母)、阿格里平娜、叶夫多基娅、谢拉菲玛(西穆什卡),尤里亚金市四位知名女性,姓通采娃。

米哈伊尔·格里戈里耶维奇·戈尔东(米沙)——日瓦戈医生童年朋友,知识分子,同日瓦戈医生一直保持友谊。

因诺肯季(尼卡)·杜多罗夫——日瓦戈医生童年朋友,大学教授,同日瓦戈医生一直保持友谊。

维克托·伊波利托维奇·科马罗夫斯基——先为日瓦戈医生父亲的私人律师,后来远东共和国司法部长。苏维埃政权的敌人。

目 次

上 卷

第 一 章	五点的快车	4
第 二 章	来自另一个圈子的姑娘	21
第 三 章	斯文季茨基家的圣诞晚会	61
第 四 章	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	88
第 五 章	告别旧时代	126
第 六 章	莫斯科宿营地	161
第 七 章	旅途中	204

下 卷

第 八 章	到达	252
第 九 章	瓦雷金诺	274
第 十 章	漫漫长路	302
第十一章	丛林战士	323
第十二章	甜蜜的花楸果	344
第十三章	有雕像的房子对面	367
第十四章	重归瓦雷金诺	408
第十五章	结局	454
第十六章	尾声	489
第十七章	尤里·日瓦戈的诗作	503

附 录	《日瓦戈医生》的有诗为证	545
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

上 卷



第一章 五点的快车

一

他们走着，不停地走，一面唱着《永志不忘》，歌声休止的时候，人们的脚步、马蹄和微风仿佛接替着唱起这支哀悼的歌。行人给送葬的队伍让开了路，数着花圈，画着十字。一些好奇的便加入到行列里去，打听道：“给谁送殡啊？”回答是：“日瓦戈。”“原来是他。那就清楚了。”“不是他，是他女人。”“反正一样，都是上天的安排。丧事办得真阔气。”

剩下不多的最后这点时间也无可挽回地流逝了。“上帝的土地和主的意志，天地宇宙和芸芸众生。”神甫一边念诵，一边随着画十字的动作往玛丽亚·尼古拉耶夫娜的遗体上撒了一小把土。人们唱起《义人之魂》，接着便忙碌起来，合上棺盖，把它钉牢，然后放入墓穴。四把铁锹飞快地填着墓坑，泥土像雨点似的落下去。坟上堆起了一个土丘。一个十岁的男孩踏了上去。

在隆重的葬礼将要结束的时候，人们往往有一种迟钝和恍惚的感觉。正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觉得这个男孩似乎要在母亲的坟上说几句话。

这孩子扬起头，从高处失神地向萧瑟的荒野和修道院的尖顶扫了一眼。他那长着翘鼻子的脸顿时变得很难看，脖颈伸直。如果一头狼崽也这样仰起头来，谁都知道它马上就要嚎叫。孩子用双手捂住脸，失声痛哭起来。迎面飞来的一片乌云洒下阴冷的急雨，仿佛用一条条湿漉漉的鞭子抽打他的手和脸。一个身着黑衣、窄袖上镶了一圈皱襞的人走到坟前。这是死者的兄弟、正在哭泣的孩子的舅父，名叫尼古拉·尼古拉耶维奇·韦杰尼亚平，是个自愿还俗的神甫。他走到孩子跟前，把他从墓地领走了。

他们过夜的地方是修道院里的一间内室，这是靠着过去的老关系才给舅舅腾出来的。正值圣母节^①的前夕。明天，这孩子就要和舅舅到南方一个很远的地方、伏尔加河畔的一个省城去。尼古拉神甫在当地一家办过进步报纸的书局里供职。火车票已经买好，单间居室里放着捆扎停当的行李。从邻近的车站那边，随风传来远处正在调车的火车头如泣如诉的汽笛声。

到了晚上，天气骤然变冷了。两扇接近地面的窗户，朝向周围种着黄刺槐的不值得观赏的一角菜园，对着大路上一个结了冰的水洼和白天埋葬了玛丽亚·尼古拉耶夫娜的那片墓地。除了几畦冻得萎缩发青的白菜以外，园子里空空荡荡。一阵风吹来，一丛丛落了叶的刺槐便发疯似的晃来晃去，向路边俯下身去。

夜里，敲窗声惊醒了尤拉。幽暗的单间居室不可思议地被一道晃动的白光照得很亮。尤拉只穿一件衬衣跑到窗前，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。

窗外看不见道路，也看不到墓地和菜园。风雪在院子里咆哮，空中扬起一片雪尘。可以这样想象，仿佛是暴风雪发现了尤拉，并且也意识到自己的可怕的力量，于是就尽情地欣赏给这孩子造成的印象。风在呼啸、哀嚎，想尽一切办法引起尤拉的注意。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，从天上接连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，有如一件件尸衣覆盖在大地上。这时，存在的只有一个无与匹敌的暴风雪的世界。

尤拉从窗台上爬下来，头一个念头就是要穿好衣服到外面去干点什么。他担心修道院的白菜被雪埋住，挖不出来；他害怕风雪在荒野里湮没了母亲，而她无力抗拒，只能离他更远、更深地沉睡在地下。

结果仍然只是流泪。舅舅醒了，给他讲基督的故事，安慰他，后来打了一个呵欠，踱到窗前，沉思起来。他们开始穿衣服。天色渐渐发白。

^① 东正教的宗教节日，在俄历十月一日。

三

母亲在世的时候，尤拉还不知道父亲早已遗弃了他们，一个人在西伯利亚的各个城市和国外寻欢作乐，眠花宿柳，万贯家财像流水一般被他挥霍一空。尤拉常听人说，父亲有时住在彼得堡，有时出现在某个集镇，但经常是在伊尔比特集市上。

后来，病魔缠身的母亲又染上了肺病。她开始到法国南方和意大利北部去治疗，尤拉曾经陪她去过两次。就这样，在动荡不定的环境中，在一连串哑谜似的事件中，在常常变换的陌生人的照料下，尤拉度过了童年。他已经习惯于这些变化，而在无止境的不安定的情况下，父亲不在身边也就不使他感到奇怪了。

当初那个时代，许多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都要冠上他家的姓氏，不过那时他还是个很小的孩子呢。

有过日瓦戈作坊，日瓦戈银行，日瓦戈公寓大楼，日瓦戈式领结和领带别针，甚至有一种用甜酒浸过的圆点心就叫日瓦戈甜饼。另外，无论在莫斯科的哪条街上，只要朝车夫喊一声：“到日瓦戈公馆！”那就等于说：“到最远的地方去！”小雪橇就会把您送到一个很远的地点。在您周围是一处幽静的园林。落在低垂的云杉枝杈上的乌鸦，扑撒下树上的寒霜。它们“呱、呱”的聒噪，仿佛干枝爆裂时的脆响，传送到四面八方。几条纯种猎狗从林间小径后面的几幢新房子中间跑出来，越过了大路。它们跑来的那个方向，已经亮起了灯火。夜幕降临了。

突然间这一切都烟消云散了。他们家破了产。

四

一九〇三年的夏天，尤拉和舅舅并排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，顺着田野驶向纺丝厂主、知名的艺术赞助者科洛格里沃夫的领地杜普梁卡，去拜访教育家兼普及读物作家伊万·伊万诺维奇·沃斯科博伊尼科夫。